

香港夜话

华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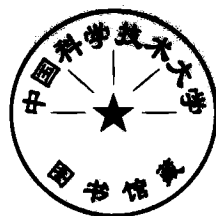


K926.58
2

S6719

香港夜话

华子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M66/24

香港夜话

华子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09

发行部电话:4010840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8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ISBN 7-80105-472-5/G·27 定价:8.80元

	◆ ◆ ◆ ◆ ◆ ◆ ◆ ◆ ◆ ◆ ◆ ◆ ◆ ◆ ◆ ◆
香江四季	1
大海情结	5
街名趣谈	9
街名续谈	13
香港语言偶得	17
糖葫芦与乡情	22
街头小食	25
农历新年	29
兰桂坊	33
电车之旅	37
香港话与普通话	41
香港的婚礼	45
会所种种	50
香江霓虹夜	54
茶在香港	58

制造一个“靓女”	63
食疗与食补	67
在香港开车	71
荃湾的禅林	75
太平山顶	80
浅水浪漫	84
西区漫步	89
鲤鱼门吃海鲜	93
寻访碗窑村	98
大屿山	102
沙头角	106
南丫岛	110
赤柱	114
庙街	118
香港仿古城	122
玉器市场	126
花墟	130
警署西餐厅	134
九广铁路	138
圆玄学院	142
且谈漫画	146
天后传奇	150
历史与地理	154
专业人士素描	158

文化名人谈香港	162
菲律宾女佣	166
砵甸乍街	170
地牢·意头	174
星期六的早晨	179
懒洋洋的中午	183
迁界·复界	187
行山与种树	191
股东大会	195
广告印象	199
花开花落	203
银行区的建筑	207
青蛙的故事	211
人工智能翻译	214

● 香江四季

香港位于亚热带地区，它的四季虽然不像北方那样鲜明，却也并非模糊得让人无法感觉出来。

北方的春天带着明媚的阳光和春风，来得十分张扬。4月初，还没等你完全抖掉冬日的疲倦，春风已吹红了一树树榆叶梅，摇黄了一枝枝迎春，冰肌玉骨的玉兰也挂上了枝头，这时你会明显地感到：春来了！香港的春天却娴静和缠绵得多。进入2月下旬，气候便开始变得潮湿，天上经常飘着毛毛细雨，还时常有浓雾出现。偶尔在一个没有雨的日子到郊外转一转，却发现各色的花都快开败了，才恍然知道春在不知不觉中已来了很久。

整个春季里，人们走在街上，迎面扑来一股股湿气，分不清那是细雨还是雾。一般香港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他们总是

行色匆匆地来往于街道上，并不打雨伞或穿雨衣。香港的春是多雨的，也是多雾的，有时遇到浓雾天气，渡轮和飞机会因能见度太低而停止航行。这时，聚集在机场或码头的旅客便十分焦虑，抱怨恶劣的天气给他们带来了种种不便。香港的整个春天仿佛是用浓雾包裹，或是用雨丝缠绕过了的，包裹和缠绕得那么严密，竟没有留下什么缝隙。

我喜欢香港的春天，在潮湿的天气里，即使不用护肤品，皮肤仍然滋润舒适，头发也异常柔顺，不像北方的春季，因天气干燥，挤公共汽车时，头发会因带静电而飘到别人身上，那情景真让人尴尬不已。但是，在香港潮湿的春季里，我又不得不时常检查自己的衣橱，生怕衣物会因潮湿而发霉。香港的春天就在这种舒适与担心的混杂感觉下温柔地滑走了。

香港夏天的性格要任性和暴烈得多。从5月到9月，气候极为炎热潮湿。在这段日子里，太平洋西部、东海及南海海面上，每年大约平均有三十个热带气旋形成，这些气旋差不多有半数会达到台风强度。香港气象部门在台风到达之前，会悬挂警告信号，向市民、渔民和往来的船只预警，电台和电视台也会同时播出警告。台风警告在香港往往用“悬挂风球”表示，按照强度划分，这些风球有一、三、八、九、十号，随数字增加，所显示台风的强度也增大。当气象部门挂起八号风球时，香港市面的活动就会全面停止：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公司放假、渡轮全部停驶、机场也会暂时关闭。如果哪次气象部门挂起八号风球，而实际风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事后工商各界就会谴责他们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损失。

香港的台风都是用外国人名命名的，在1979年以前，命名台风全部用女性的名字，于是就有了“玛丽风灾”，“温黛风

灾”等。把温柔女性的名字与凶狠的台风扯在一起，最初不知是什么人的主意，后来大概由于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从1979年起，命名台风就开始男女名字交替使用了。

我刚到香港不久的一个夏日，气象部门挂起了八号风球。我住的宿舍是那种典型的笔杆式高层楼房，强台风造成了高楼的轻微晃动，使我感到头晕起来，不知这又是“布莱登”还是“安琪拉”在捣乱了。从窗子向外望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偶尔有一辆车驶过，整个城市似乎只剩下了风声，其他声音和城市的活力仿佛在这一刻全部被风卷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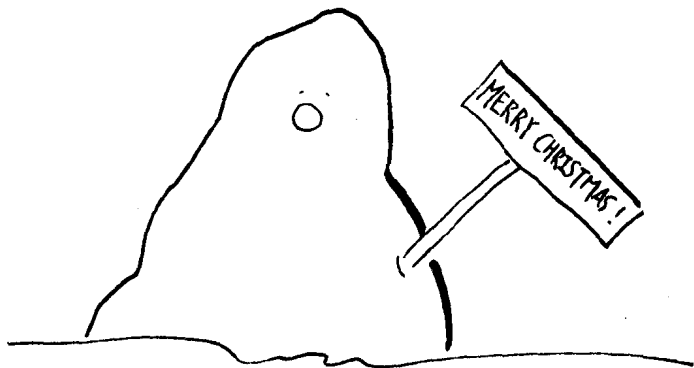
在炎热又多暴雨的夏季，凉茶铺和果汁店的生意便特别好。大人们不管小孩子怎样咧嘴，仍然催促他们把又苦又涩的凉茶咽下去，而孩子们心里想的是最好赶快再挂一次八号风球，就又可以有一个不用上课的日子了。

“秋天”的英文词是 fall, fall 还有一个意思是“叶落”，香港几乎没有叶落的季节，这样说来，香港也就没有真正的秋了。即使说香港有秋天，它的秋也不像北方的秋季那样成熟、那样迷人，香港的秋天就像一个脾气极好却无甚特点的人。10月、11月和12月上旬，香港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0度到25度之间，天气干爽，空气的透明度极高，这是一年中唯一可以经常清晰地看到山峰与天际之间轮廓的时令，也是登山、户外运动和摄影的最佳季节。

通常来说，香港冬天的最低气温是摄氏5度左右，但间或也会达到零度。山区或高地有时也会出现霜冻现象。但下雪却是极为罕见的，据说香港在历史上仅降过两次雪，分别在清朝的道光和光绪年间，但由于当时香港还没有天文台，所以只能通过东莞县志的记载来推测。

我固执地认为，圣诞节应该少不了雪，即使紧闭门窗，寒冷的夜仍会流进屋里，于是生起火盆，任外界天寒地冻，让屋内火光熊熊、烛光点点，那才是圣诞。香港圣诞节的天气却是温暖的，为了营造气氛，商店在圣诞前夕会有一种类似喷发胶的“雪喷”出售。许多家庭在圣诞节前都会买一瓶“雪喷”，在他们的圣诞树上喷撒一些，在门上喷出一个可爱的雪人，或只在玻璃窗上喷撒一片，再随意地涂抹出“圣诞快乐”几个字。一个朋友圣诞节前要回北京，我嘱咐他给小女儿买一瓶“雪喷”，朋友笑了：“我的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北京今年冬天下了三场大雪，她已经和小朋友在门前堆过雪人，还打了几次雪仗。”我也笑自己竟对这种人造的“雪”认真起来了。

香港的圣诞节其实很美，只是缺少雪。不过想一想生活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们，在圣诞节里，一边唱着：“穿过暴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的圣诞歌曲，一边被盛夏的阳光照耀着，我就觉得在香港过只有人造“雪喷”的圣诞节，已算很幸运了。



● 大海情结

没人能说清香港地区的海岸线到底有多长。香港本身便是一个岛屿，九龙和新界连接起来，是一个伸入维多利亚湾的半岛，除此之外，香港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离岛约 230 多个。

我们的祖先深谙“靠海吃海”的道理，捕鱼、养珍珠、养蚝和晒盐业养育了上几代的香港人。今天，香港早年的盐田已被弃置，昔日的珍珠养殖场，今天被开辟成了滨海健身径，而从前的蚝养殖场，现在则堆积着数不清的蚝壳，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灰白色的光。留下来的只有避风塘的一条条渔船，在夜晚依旧透出昏黄的灯光。但是，“靠海吃海”的基本道理多少个世纪以来却未曾改变过，香港的捕鱼业依然兴旺，同时，维多利亚湾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九龙、新界地区发展起来的大型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又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机。

香港人的生活与大海密不可分，人们每天呼吸的是带有海洋气息的空气，吹的是海风，吃的是海产品，上下班要乘坐渡轮或是穿行海底隧道，节假日则会约上亲朋好友到海边游泳或野餐。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大海的香港人，对大海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很多香港人辛勤工作，希望达到的生活目标就是能够住上一套可以看到海景的房子。

说起可以看到海景的住房，在香港似乎并不难找到。翻开各种报刊杂志的地产专页，总可以找到以海景作为招牌的楼层准备出租或出售。一次，我在一则地产广告上见到“无敌海景”几个字，实在想不出这“无敌”应作何解释，便去问几个香港同事。其中一个同事说道：“无敌，应该指从窗中望出去，可以见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另一个说道：“在窗子和海景之间，不应该有其他的建筑物遮挡。”最后一个说得最为传神：“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无敌海景就是停在停车场都可以看到海景。”他的话把我们都逗笑了。编这则广告的人对“无敌”两字一定有他自己的解释，我体会用北京话说，“无敌”的意思大概就是“没治了”吧。

一天，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他刚刚搬了新家，我问他能不能看到海景，他嗫嚅地说，能够看到一点点，为了体会海景和海景房，我便央朋友让我到他的新家去看看。到了朋友的家里，从客厅的窗子望出去，我并没有见到什么海景，我又到朋友的书房和卧室，同样没有见到海景，难道真的像同事们从前说的，要到停车场才能看到海景不成。我终于有些忍不住了，便问起朋友关于海景的事，朋友把我带到了客厅的窗边，让我把头尽量地贴向玻璃窗边的墙壁，在我的视线绕过了前边的一幢幢建筑物后，我终于找到了被支离了的一线海景。

坐在家里，看无敌的海景也好，看一线海景也好，香港人总是看不够，在办公室忙碌了一天，临近黄昏时终于有时间抬一抬头，从窗中看一看大海在一天中最宁静、最美丽的时刻，一天的倦意被一扫而空，于是，又想起约几个同事或是朋友，到能看得到海景的咖啡厅吃点晚餐，聊些公事，也聊些天南海北发生的事情，平常的日子就这么溜走了。到了节假日，香港

人就不再满足于这种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看海景方式了，于是举家来到海滩上，撑起太阳伞，摊开一帘草席，摆上饮料和一些小食品。在天热的日子里，人们会扎到海水中畅游一回，就这样被海水拥着，闭上眼睛闲散地漂浮在水面上，心里想的是工作再努力一点儿，多赚些钱，再换一套大些的房子，当然要可以看得到海景的，那样妻子和孩子一定喜欢。

“浓妆淡抹总相宜”，本来是用作形容美丽的西子湖的，但是搬到这里来形容香港的海景也同样贴切传神。白天的香港海湾，像勤劳的少女般忙碌着，透着朴拙和结实的气质。入夜，香港的海湾灯火齐明，此时，她便宛若丰姿绰约的少妇，打扮得光彩照人。下雨的日子，无论是一丝丝小雨在海天之间编织着稀疏的网，还是暴雨把海天连成了一片，爱海的香港人都会觉得此时的大海更像一位可爱的女孩，透出婉约缠绵或是任性暴烈的气质，你不必认真地哄她，过不了多久，她又会重新回复美丽而善良的笑容了。

大海的表面是温柔的，但海里的生物就不尽然了。今年入夏以来，香港的海湾已经发生了三起鲨鱼咬死人的事件，香港的一些海滩纷纷挂起了鲨鱼警告旗，电视里，惨案的目击者声泪俱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悲惨的事件，电台、电视台警告人们不要到挂有鲨鱼旗的泳滩游泳，香港政府还从美国请来鲨鱼专家分析“敌情”。一些佛教人士，则到发生悲惨事件的海滩去做法事，以图超度死者的亡灵，并祈求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香港人恐惧了一阵，就又照例回到海滩上去了，只是大部分游泳的人都只顺着海岸游，绝不敢离开海岸十米以外。一些海边的小店里出售一种充气的鲨鱼玩具，很多年轻人买了抱着它浮在海面上，也有的三

五成群，在沙滩上把这些“鲨鱼”抛来抛去，像是在打沙滩排球。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如果我买了这种塑料鲨鱼，一定要把它撕烂，谁让鲨鱼这么残忍。”同行的朋友笑了：“你最近有没有吃鱼翅？或者，你有没有吃那种据说可以永葆青春的鲨鱼丸？如果你吃了，就算报了仇罢。”我被朋友的一番话逗笑了，回答道：“我虽然很久没有吃鱼翅和鲨鱼丸，最近却常常为一位朋友买鲨鱼骨提炼的药材。”听说最近香港的一些餐厅也把鲨鱼“摆上台”，以惩罚这些作恶的家伙，但也有的人在报纸上坚持说是因为人类射杀了太多鲨鱼，吃了太多鱼翅，才引得鲨鱼肆无忌惮地报复起来。

无论如何，连鲨鱼都阻挡不住香港人到海边去，并投入大海的怀抱，看来香港人真是爱海至极。

● 街名趣谈

最初经过香港的大街小巷，总觉得它们的名字很怪：域多利道、必列者士道、卑路乍街、爹核士街、鸭巴甸街、砵甸乍街、亚厘毕道、梳士巴利道、爱秩序街、窝打老道、荷里活道……让人眼花缭乱头晕脑胀，街道的名字为什么这么怪呢？当时觉得这些街道只不过是躺在地图上而已，对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怪就怪吧。

日子久了，了解到香港的街道通常都有中英文两个名称，街道命名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先有中文，再据以译成英文，另一类先有英文，再译成中文。香港街道的中英文名称经常对不上，想来是香港早期译员的水平很成问题。

港岛西南的薄扶林区有一条 VICTORIA ROAD，中文叫域多利道，中环的 QUEEN VICTORIA ROAD，中文是域多利皇后道，

而铜锣湾的 VICTORIA PARK ROAD,则跟着维多利亚公园被翻译成维园道,至于中环的 QUEENS ROAD,则成了皇后大道。同样是根据英女王维多利亚名字命名的,却翻译得五花八门。最要命的是“域多利皇后道”同“皇后大道”中“皇后”的译法,QUEEN 在英文中既当女王讲,也当皇后讲,要看具体情况,但香港早期的译员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这下维多利亚女王就成了皇后,但街道的名字叫惯了就不容易更改,这样错误便一直延续至今。

皇后大道被分为三段,西环的一段称皇后大道西,中环的一段称皇后大道中,而位于湾仔的一段则叫皇后大道东。按照粤语的习惯,表述方位的词往往放在语句的最后,命名地区也不例外。而北京的街道,方位词是在最前面的,所以才有了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如果用广东话的习惯给北京的街道起名儿,长安街东或长安街西听着还可以勉强入耳,池子北或池子南却成何体统?

九龙的尖沙咀地区有两条路,英文名字分别是 MINDEN ROW 和 MINDEN AVENUE,前者中文名字是缅甸台,后者则成了棉登径。最初看到“缅甸台”的名字,还以为这一带的居民多来自缅甸,查了有关的资料,才知道缅甸的英文是 BURMA 或 MYANMA,而 MINDEN 是德国中部一个城市的名字,原来在这一带最早居住的不是什么缅甸人,而是来自德国中部 MINDEN 地区的人,大概香港的译员也发现了这一错误,所以就把后来在附近辟出的 MINDEN AVENUE 翻译成“棉登径”了。

有相同英文名字却有不同中文译名的,还远不止上面那两个例。例如 BANHAM ROAD 被译成般含道,而 BANHAM

STRAND 则成了文咸街,其实它们都是根据第三任港督的名字得来的。香港中环的 CONNAUGHT ROAD 被翻译作干诺道,而 CONNAUGHT PLACE 却成了康乐广场,JARDINE HOUSE 叫怡和大厦,而 JARDINE CRESCENT 却成了渣甸街,香港早期的译员真是自由得离谱。

最初提到的那些奇怪街名,都是从英国人名翻译过来的,这些人有的是英国首相、外相,有的是律师或军官,也有港督。“荷里活”在内地习惯译成“好莱坞”,而“窝打老”在内地翻成“滑铁卢”。香港人不喜欢“滑铁卢”这个译名,因为它总让人想起拿破仑的惨败,于是便根据广东话的发音翻译作“窝打老”。看来香港早期的译员不负责任到家了,鸭巴甸、砵甸乍,甚至连爱秩序(ALDRICH)也可以拿来作人的名字。现在,香港译员的水平已今非昔比,至少把人的名字译成“卫奕信”、“彭定康”,让人听起来舒服了很多。最有意思的是把香港的一位总督 STUBBS 翻译成“司徒拔”,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金发碧眼的洋人竟然还会有一个中国的复姓吧。

港岛中环有一条雪厂街,它是根据 ICE HOUSE 翻译过来的。最初,以为这里曾经有一个雪糕厂,或是什么其他与雪有关的工厂,后来才知道,这里根本不曾有过什么雪厂,而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曾有个冰库。据说,冰是从加拿大运来的,那时经常有劳工从香港被运到加拿大,回程时怕空船太轻,无法抵御海上的风暴,于是装满了冰运回香港,放到今天雪厂街一带的冰库里,一面保存一面出售。得!又被香港早期的译员误导了一把,“雪厂街”应是“冰库街”才对。

香港另有一些街道是先有中文名,后有英文名的。这些街道名大多根据当地华人的流行叫法得来,英文名是以粤语的